

朱子語類

三十三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計二十九版

易六

屯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瓚

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爻相為

主賓也曰然但此亦大槩如此到占得時又看如何若是自

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已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

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

細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

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間見得箇意思如何耳幹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於下

坎始交於中如何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

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

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錄

剛柔始交而難生龜山解云剛柔始交是震難生是坎營雷兩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淵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礪

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淵問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於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錄

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然屯言君子以經綸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艱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舉

問屯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繼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但屯又說名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者善之長元康叔謂已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云又問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耶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遽謂安寧也此是押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文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不能耶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耶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餘問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交固為盤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盤桓意曰盤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求求已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媾之可也

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耿氏解易女子貞不字作嫁并而字貞不字者謂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說作字育之字

十年乃字耿南仲亦如此說

問即鹿無虞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無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無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曰渠云曾得玉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

蒙

伊川說蒙身髮髯是指九二一文說所以云剛中也淵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
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
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
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着這幾箇字形容最好
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淵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
於此蒙昧也蒙之意也只是心下鶻突素

問本義云九二以可耳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
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曰下文
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
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
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
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

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為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
九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
之占同例否曰某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
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
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
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
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誠也銖曰發此一
例即所謂稽實待虛曰然銖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
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
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
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
此九二為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

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二四五皆自是蒙者所以唯九
二一爻為治蒙之主淵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
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

聖功淵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是看大意略如此髣髴不皆端

的若解要到親切便都没去處了如天在中山中豈有天

如地中有山便只是平地了序

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事

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

夫卦中如此者多淵

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李通云育德是艮止

也端

或自家自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自家得自家發節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極措粗說時如今人

打人捧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

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淵

不利為寇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淵

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曰事

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

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

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

事用得別事用不得學

問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曰上九一陽而眾陰隨之如人皆從順

於我故能禦寇便如適來說孔子告陳恒之事須是得自家

屋裏人從我方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

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象曰上下順也需

需

需主事乎王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乎光亨貞吉淵

問需卦大指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物前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般時節當此時只要定以待之耳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曰凡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大夫四大臣五上六之不當位如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銖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韻淵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咸云

去涉大川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隸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淵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占外意也銖

問敬慎曰敬字大慎字細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如思慮兩字思是恁地思去慮是怕不恁地底意思變

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淵

伯豐問需于酒食真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無作為只有

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言

坎體中多說酒食相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無位需之不當位然乾

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當却有可疑二四止是陰位不得

言不當

訟

訟攻責也而今訟人攻責其短而訟之自訟則反之於身亦如

此個

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言蓋

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

有信而見窒能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

取九五剛健中正居道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

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

一例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

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齟齬也

又問卦變之義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

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日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

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又問細讀本義所

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象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

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當初作此

文字時正欲如此蓋象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

則象辭亦已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

能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

求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

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

有輦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禱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

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耶曰然因問易

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六三

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是一句易
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安者為安貞作一
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下險是厲上句險而健訟
是厲下句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四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

問訟彖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是剛下體是柔剛下而變
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既是純剛安得謂之剛來邪曰此
等要須畫箇圖子看便好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
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
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若
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必是有訟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
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契字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此人

來合得我便與他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

問不求所事小有言終吉曰此文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
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辨得明便
止所以終吉也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

問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無眚解者牽強曰如此
解時只得說小邑常以為易有象數者以此何故不言二百
戶以其有定數也聖人之象便依樣子又不似數之類只曰
不克訟歸逋竄也

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

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
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乾為馬却說龍坤
為牛却說馬離為龜却說牛做得箇例來括他方得見說已
做了例又却不曾得見

問食舊德從上吉也曰是自做不得若隨人做方得吉之道復即命命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無象者爻便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

師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齋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大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是便是吉了還有

其咎

師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

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

問潘謙之說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命承

天寵也何如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槩恁地不是恁地子細

解釋

問師或輿尸伊川說訓為衆生如何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小時未曾識訓詰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小年更讀左傳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意欲解釋形字是割剝之意醉飽是厭足之意蓋以為割剝民力而無厭足之心後來見注解皆以形字訓象字意云象民之力而無已甚其甚覺不然但被形字無理會不敢改他底近看正觀政要有引用處皆作刑民又看家語亦作刑民字方知舊來看是此是祭公箴穆公之語須如某說其語方切

問易爻取意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若言弟子輿尸則凶矣問

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問程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夫以九之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為正曰此只是錯了一字其莫要泥他時舉

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淵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書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古之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曰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

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

曾改入本義且記取○學履

比

李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為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末貞也學

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淵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眾人却要強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當

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齊崔卜娶妻卦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為凶他云前夫當之矣彼云前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礪

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也有喚作夫婦之

夫底淵

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
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淵
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字下
順從也解吉字廣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
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淵

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淵
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應五五
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為比之无首者

故為比之匪人也時舉

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拚之去者不追與
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類不相類如何曰田獵之禮置旃
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

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
來則取之太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

但邑人不誠言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治

比九五邑人不誠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已而
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已也礪

邑人不誠如有聞無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變相似淵

易第六爻在上為首自下又為尾兩用比上六象曰比之无首
无所終也是也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太畜則以艮畜乾畜

得有力所以喚作太畜小畜身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
得自身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身皆是說陽

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身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

行乃亨淵

問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一事說學問密雲不雨曰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兩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溫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學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不住陽氣更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確

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

物故能力蓄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轉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住且只逐此子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淵

問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文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邪曰易有不必泥文義者者如此文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言復不自道便凶自無可疑者矣時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無往不復之復淵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迫近他底那兩爻自牽連上來淵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淵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

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
變如手把變手住之象既兩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兩後
這氣必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
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淵
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當以其隣是與六四之
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耶曰九五上九
皆為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又曰上九爻辭殊
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
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無是德而得是爻
則不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輿說輿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
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錄

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為兩必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
雖正亦厲碾
小畜上九錄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而亢陽則君

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不宜動故征則
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
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
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
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
之既兩曰它也自和問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中之意言婦
雖貞猶厲而況於不貞乎蓋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
執定看耳

十六日月雖闕未多却圓似生明之時畢竟是漸闕去月初雖
小於生魄時却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
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抵不得便宜幾望小畜上六歸
姤六五中孚六四

履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着他後去淵
履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

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礪

問履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

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

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曰夬夬也九五以剛中正

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無所疑礙

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時舉

叔重問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此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

爻辭云夬履貞厲與彖似相反何邪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

臨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為而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問

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定上下辯民志便也是禮辰意思又

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禮自是卑矣所

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

恁地卑下謙是就應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

反說履出於人情之自然所以和者疑於不然而却至謙尊

而光若秦人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惟謙則尊而又光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

履道道即路也淵

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淵

履三四爻正是躡他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五亦為

虎尾之象砥

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淵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淵

夬履貞厲正東坡所謂憂治世而危明主也變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

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

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淵

泰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於泰亦只為陽說道理看來聖人出來
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多言君子小
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他急迫之却為害不然如舜湯舉伊
尹皋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
革面做好人了礪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曰
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出稍不支摺便
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變

問財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成成就之也裁成者所以
輔相也一作輔相者便只是於裁又問裁成何處可見曰眼
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為制下許多禮
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
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裁成亦不能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化
育而與之參也一作此皆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又

問輔相裁成學者日用處看曰曰飢食渴飲冬裘夏葛未耜
罔咎皆是備

財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備侗相續下
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
秋冬四時淵

問財成輔相無時不當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
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通一齊都無理會了
如何裁成輔相得學養○泰○初作天地閉塞萬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
征吉矣以其彙亦是占辭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易林
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接茅連茹者物
象也以其彙者人也乾

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
包荒邪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邪曰易上如說以

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曾明闊底如何做得礪

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蓋言不郵後來信與不信礪

于食有福食如食舊德之食赤壁賦吾與子之所共食之食礪

富以其鄰言以其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

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淵

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喻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妹時占

得此文淵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便做得正人

君到此也則羞吝淵

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

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却未至於凶礪

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邑皆土

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淵

城復于隍隍是河掘其土以為城又因以固城也亦用師師是

兵師凡坤有衆與土之象礪

問泰卦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

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

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

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

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

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

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因言觀聖人立象係辭當好時便

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

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

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頷之餅

否之匪人言沒了這人道淵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故曰匪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無人道如何曰說者云此三字衍蓋與比之匪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強解不通也又問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蓋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曰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其覺得牽強不是此意又問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相類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它至九四即不畏之矣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也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

桑也 銖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是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耻大凡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

包羞之說淵

包承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由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淵

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淵

包羞之說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這六

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耻淵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

是有箇柔着磕着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

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爲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

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

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

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

抑陰進陽之義學履錄作某於坤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

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

激其禍且如舜湯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

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此小無狀處亦不

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文蔚。學履錄略

九四則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大

抵易爲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

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此箇也不齊事到四

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包柔

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

泰淵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

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須是象

上如何取其義今曉他不得只得說堅固嘗見林謙之與張

欽夫講易林以爲有象欽夫云看孔子說公用射隼于高墉

之上只是以道理解了便是無用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

如此蓋當時人皆識得象却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

象却就上發出道理說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物

須是就實事上說方有着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

就上面說出來今只是曉他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

說道他無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歡酬爵不

舉是實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這話來礪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見君子貞是一象淵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如

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淵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
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淵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

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淵

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

類族上辨物否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

有不可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

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

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至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學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

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

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

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

之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戒于莽莽其高陵如何曰只

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

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

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

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

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

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

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

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問

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曰舊說只用大師克勝之方得

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非也銖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言其理直而不得伸所以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相遇也先生領之又問同人于郊曰郊是荒寂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同蓋居外無應莫與同者亦可以无悔也銖

伯豐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曰只是爭六二一陰爻却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底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啓

問同人于郊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無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行時

大有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而行是

有可行之時確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為有淵

問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為順天休命若何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大要束小了說儘

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爻本最吉不鮮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問

古人於亨字作享亨字通用如公用亨于天子分明是享字易中解作亨字便不是啓

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此數句此文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過惡揚善順天休留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時過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亨字看與王用亨于西山同曰公用亨于天子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祭享之享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克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王荆公上韓魏公啓云時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此事譏魏公也○辨

謙

謙便能亨文為君子有終之象淵

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淵

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為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淵

鬼神言言福是有此造化之柄淵

鬼神說言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則鬼神便說箇言凶字淵

問謙彖云云鬼神是造化之跡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神何邪

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耳因云上古之時民心昧

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

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

如今之環玦相似耳但如今人因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爻

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文
王周公方作彖爻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觀此辭之吉凶至
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
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
人易曉耳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
作易專為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聖人本意方可學易辨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若
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頤
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恐程先生之說非周易本文之意尊
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能
踰如古之賢聖之君以謙下人則位尊而愈光若驕奢自大
則雖尊而不光毅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
其德不可踰尊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但聖人九卦

之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個

衷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衷多益寡淵

問謙衷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教恰

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

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履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

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

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

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淵

撝謙言發揚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

更當發撝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淵

六四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故其解其象云言不為過礪

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道又當

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利用行師如何

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時

用之問謙上六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

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又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

曰坤為地為眾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元不曾看

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辭

問謙上六志未得也曰志未得所以行師亦如六五之意問謙

上六何取象於行師曰坤為眾有坤卦處多言師如泰上六

城復于隍勿用師之類坤為土土為國故云征邑國也以此

見聖人於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這象方就上面說確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二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象

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

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

國又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

如脫兔故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

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

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如必也臨事而

豫

懼皆是此意錄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淵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

他亦不服淵

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槩言之淵

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淵

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時

問作樂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曰是確

叔重問豫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

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曰九四自好自

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為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時

介子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淵

盱豫悔言觀着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句淵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幹

由豫猶言由頤淵

隨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淵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節

天下隨時處當從王肅說淵

問程先生云澤隨雷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曰既曰雷動何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范益之曰宴息乃所以養其明曰不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象雷隨時藏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此是其所見如此不知舊人曾如此者否蒙

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礪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淵小子丈夫程說是淵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况於鬼神之意淵

蠱

血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他自相併便是那積畜到那壞爛

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興故言元亨巽而止蠱却不是巽而止能治蠱巽而止所以為蠱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巽順事事不向前安得不盡舊聞趙德莊如此說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五胡亂華以至於隋亂之極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是便無天道了所以家只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礪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略撐拄則箇雖終歸於弊且得支五幾時淵

問蠱剛上柔下有數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賁井既濟來皆剛

上而柔下此卦變曰是龜山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必為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象文義巽而止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其本義之說蓋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在上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又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為無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曰此兩文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

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曰下無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
元祐間劉莘老劄器之之法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
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
拖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見聖人之深戒又問上九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
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
當時此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或出
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龜山之
說非是又嘗見龜山在朝與陳幾叟書及有一人赴召請教
於龜山龜山云不要拚壞人屋子皆是此意思及胡文定論
時政說得便自精神索性堯夫詩云安得淳厚又秀慧與之
共話天下事大必
巽而止蠱是事事不理會積吝到後面成一大弊故謂之蠱非

謂制蠱之道當巽而止龜山才質困弱好說一般不振底話
如云包承小人又語某人云莫拚了人屋子其意謂屋弊不
可大段整理他只得且撐拄過其說巽止之義善亦如此意
爾豈不大害哉端

汪聖錫嘗言某人別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曰且緩下手莫去
拚倒人屋子因言龜山解蠱卦以巽而止為治蠱之道所以
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險而健則成訟巽而止
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
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
了便無所施為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
方能治蠱也

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為治蠱之
道曰非也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事無奮進之
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了者道

蠱元亨而天下治言蠱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後天下

治淵

問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問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

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為言柄謂若

如此說惟初爻為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

爻皆可通也曰是如此柄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求更幹其麻

問蠱上九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

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導

臨

問臨不特是上臨下之謂臨凡進而逼近者皆謂之臨否曰然

比是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逼近者皆為臨也

問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

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

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

正八月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

爻皆云咸臨二陽徧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咸感之

義如何曰陰必從陽謂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此等處

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

易所以未易看也

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解亨字

亦是惟其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者蓋要反那二

陽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無所臨却還去臨那二

陽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耳言好語臨在

下之君子至聖言其相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韻耳不必強

分析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感臨否曰是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上九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六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

觀

盟非灌之義盟本謂薦而不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是說人君

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盟而不

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

淵

問盟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曰祭祀無不

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盟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

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盟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

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思公子兮未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

愛了則都無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

其不忘也

履

問盟而不薦曰這猶壁喻相似蓋無這事且如祭祀纔盟便必

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潔之義耳

肅

用之問盟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

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盟

只是沆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

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
 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
 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
 有孚顒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
 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顒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
 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白自上示下曰觀卦自下觀上
 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
 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
 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
 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
 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熾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
 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
 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德
 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爻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

也君子則吝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
 對說憫

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盟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
 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
 後說則合得彖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曰當以彖
 辭為定又問六三觀我生進退不觀九五而觀已所行通塞
 以為進退否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
 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
 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觀貴於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卦見得
 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
 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
 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是也曰此我乃
 是假外而言耳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
 名卦係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

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

也此說我字與本義不同當考口殊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道

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淵

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

上二爻意自別下四爻是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底

意思學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於下而

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

象也

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

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墻之類淵

觀我生如月受日光觀其生只是日光礪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一計二十五版

易七

噬嗑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爻亦各自

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淵

張元德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解曰

據其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猶蠱也云分曰易

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

別有義意離云剛柔分語又問復卦剛反作一句否曰然此

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

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時隣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耶曰先儒皆以為倒寫

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般曰噬嗑明在上動在下是明得事

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而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學

噬膚戒鼻膚腹腴拖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也噬乾肺得金矢荆公已嘗引周禮鈎金之說按噬膚成

味義

問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文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錄

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訟要鈎金束矢之意如何曰不見

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無切要之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這箇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石之

賁

伊川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淵

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有之方與下文相似且得分曉確

問君子明德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德政是明之小者無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曰明德政是就離上說無折獄是就艮

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
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
也大九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
甚親切也麟

山下有火賁內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
其明以折獄此與旅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
其象不同如此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
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着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
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
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赦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
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
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
證已畢而即決之也憫

問明庶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長與離之

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
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又曰麗言之如今州
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
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于旬時他須有
許多時日此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確

六四白馬翰如言此文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
此覆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曰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
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曰
某之意正要如此或以戔戔為盛多之貌曰非也戔戔者淺
小之意九淺字箋字皆從戔或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
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去

問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
雖是止體亦是止此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

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曰
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
若鄙吝然儉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

問賁于丘園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
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
有喜又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
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

賁于丘園束帛爻爻是箇務農尚儉爻爻是狹小不足之意以
字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賤從金則為錢如所謂束
帛爻爻六五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
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
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

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學履作務農尚本之義束帛爻爻是賁得不甚大
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
于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曰如何丘園便能
賁人束帛爻爻他解作裁剪之象尤報曲說不出這八字只
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
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其說則此
說似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爻爻作裁剪紛裂之象
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問九五柔中居尊敦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
嗇故有束帛爻爻之象爻爻淺小兒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
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曰舊
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
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爻爻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則為
淺從人則為伐從貝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
回又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稍

協又問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使自優游自得也銖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立園又曰束帛交交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無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銖

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束帛解作剪裁恐無此理且如今將束帛之說教人解人決不思量從剪裁上去職

白賁无咎据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淵

剝

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遷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儒

問剝之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凶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礪

或問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漸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九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敵

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曰剝其廬舍無安身已處衆小人託這一君子為其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淵

舊見二十家叔說懷字盧如周禮秦無盧之盧音靈蓋戟柄也
謂小人自剝削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
見得小象小人剝盧意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問變化二
字舊見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聽得說此二
字乃謂化是漸化變是頓變似少不同曰如此等字自是難
說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
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
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為二月矣然變則又化是化長而
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乃好銖

復

問剝一陽盡而為坤程云陽未嘗盡也曰剝之一陽未盡時不
曾生一纔盡於上這些子便生於下了卓

問一陽復於下是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而今別生否曰前日
既退之陽已消盡此人是別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

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自心說得其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
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闕
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曰坎是一月三十日雖到二十九
日陽亦未盡否曰只有一夜亦是盡安得謂之無盡嘗細推
之這一陽不是忽地生出纔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上
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
積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坤初六便足陽已萌了淳

問伊川所說剝畫曰公說關要處未甚分明他上纔消下便生
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分他便從三十日頭逐分累起到
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文已成消時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
幾句說漸消漸長之意直卿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
生賀孫云冬至子之半是已生成一陽不是一陽方生曰冬
至方是結筭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却成
臨卦坤卦之下初陽已生矣賀

為嫌於無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直卿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陽無可盡之理這箇才剝盡陽當下便生不曾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得陰剝陽生不相離處虞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陰剝陽生逐旋如此陰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也寓

剝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夫乾始推之亦可見矣但所

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為不然某以為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謂陰之曰蔡季通陽猶地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陽亦然聖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為然也道夫

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詰諸生令思之云程先生於易傳

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各皆不合復請問先生曰

剝盡為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

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後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

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積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

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息處特

義剛曰十月為陽月不應一月無陽一陽是生於此月但未成

體耳曰九月陰極則下已陽生謂如六九字陽成一段而一

段又分爲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積成一爻不成一陽是既頓生亦須以分豪積起且如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議

問坤爲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生但微而未成體至十一月一陽之體方具否曰然凡物變之漸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爾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云云學

味道舉十月無陽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

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則箇至三陽則全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則又層層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所以莊子之徒說道造化密移疇覺之哉又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蓋見此理陰陽消長亦然如胞胎時十月具方成箇兒子植口實孫綠見下

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覺之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九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植問不進是漸生不頓是漸消陰陽之氣皆然否曰是

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曰陰陽皆不盡至此則微微一線路

過因而復發耳大雅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淵

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剛長之

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陽長必竟以至干極則有朋來

之道而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

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

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

爻為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

乎人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

故曰休復吉上六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

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

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

征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問

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

行是解出入無疾以下大抵彖辭辭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

儘有條理

聖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到這裏微注以發動了最可以見生氣

之不息也只如此看便見天只有箇春夏秋冬人只有箇仁

義禮智此四者便是那四者所以于血于說四端猶四體闕一

不可人若無此四者便不足為人矣心是一箇運用底物只

是有此四者之理更無別物只此體驗可見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

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闢

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灰

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

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

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身通發

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

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無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無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

問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闐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銖曰邵子所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稀正謂此否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脚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

人則主靜而後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有始貞則有元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關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銖

復見天地心動之端靜中動尋常吐露見於萬物者盡是天地心只是冬盡時物已成性又動而將發生此乃可見處方

問復見天地之心之義曰十月純陰為坤卦而陽未嘗無也以陰陽之氣言之則有消有息以陰陽之理言之則無消息之間學者體認此理則識天地之心故在我之心不可有間斷也過

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天地所以運行不息者做箇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物生於春長於夏至秋萬物咸遂如收斂結實是漸欲離其本之時也及其成則物之成實者各具生理所謂碩

果不食是已夫具生理者固各繼其生而物之歸根復命猶自若也如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斯可見矣又問既言心性則天命之謂性命字有心底意思否曰然流行運用是心人天地生物之心未嘗湏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搖落之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見故必到復而後始可見個

天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爾趙

伊川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一段蓋謂天地以生生為德自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也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無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見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亦如舉用以該其體爾端

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切謂十月純坤不為無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因問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時而所謂中節之體已各完具但未發則寂然而已不可見也特因事感動而惻隱羞惡之端始覺因事發露出未非因動而漸有此也曰是錄

問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鄭兄舉王輔嗣說寂然至無乃見天地心曰他說無是胡說若靜處說無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寓問動

見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如此
看這處在天地則為陰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善處便屬陽上五陰下一陽
是當沉迷蔽固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與
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齟齬即見善
端之萌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寓

居甫問復見天地之心曰復未見造化而造化之心於此可見
其問靜亦是心而心未見曰固是但又須靜中含動意始得
曰王弼說此似把靜作無曰渠是添一重說話不自是一陽
如何說無上五陰亦不可說無說無便死了無復生成之意
如何見其心且在人身上一陽善也五陰惡也一陽君子也
五陰小人也只是有一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且看一
陽對五陰是惡五而善一纔復則本性復明非天心而何事
同與上條

問復以動見天地之心而主靜觀復者又何謂曰復固是動主
靜之所以養其動動只是這靜所養底一陽動便是純坤月
養來曰此是養之於未動之前否曰此不可分前後但今日
所積底便為明日之動明日所積底便為後日之動只管恁
地去觀復是老氏語儒家不說老氏愛說動靜萬物並作吾
以觀其復謂萬物有歸根時吾只觀他復處淳

問程子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
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
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
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
動處九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康節詩云
冬至子之半大冬至子之物氣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
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
可謂振古豪傑淳

問冬至子之半曰康節此詩最好其於本義亦載此詩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十一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即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處起略不差移此所以為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此在貞元之間才見濡子入井未做出惻隱之心時節因言康節之學不似濂溪二程康節愛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以濂溪二程說得活如無極而大極太極本無極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康節無此說方子。顯微錄見下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後萬物未生時這箇時節莫是程子所謂有善無惡有是無非有言無凶之時否先生良久曰也是如此是那怵惕惻隱方動而未發於外之時正淳云此正康

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也曰然景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為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大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廣賀與孫錄別出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觀之便是善惡之端感物而動處曰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為子方四五分是他常要如此說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大極太極本無極只是體用動靜互換無極康節便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便有方了不似二先生續

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出入朋來只做
人說覺不撈攘淵

論復見天地之心程子曰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且堯舜孔
子之心千古常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往而不可見若言
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是顯著此獨曰聖人無復未嘗見
其心者只爲是說復卦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
陽方生於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
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
之心非也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之
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
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因發動而見其惻隱
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衆人物欲
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
心純於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其有昏

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語話只
可就此一路看去終轉入別處便不分明也不可不知謨

問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天地之氣有消長進退故有復聖人
之心純乎天理故無復曰固是又問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天地則任其自然聖人贊化育則不能無憂曰聖人也
安得無憂但聖人之憂憂得恰好不過憂耳孫

舉聖人無復故不見其心一節語學者曰聖人天地心無時不
見此是聖人因贊易而言一陽來復於此見天地之心尤切
正是大黑暗中有一點明可

國秀問舊見蔡元思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
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
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矣個

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以善惡
言也道

復雖一陽方生然而與衆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
不為衆惡所遏底意思相似學復○鏡屏作鏡小

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

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

醒覺處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小

身道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

所在無不渾淪渾

敬子問今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地說

不盡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復自不相須

須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

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阻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

動此動靜為陰陽也二者各不同須推教子細問

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得復字就歸處

論伊川就動處說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

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

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

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

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

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

是動如何說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主

弼之說與濂溪同問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

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

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交了豈不壞

事賀孫

陽氣始生甚微必安靜而後能長問曰此是靜而後能動之理

如何如人之天理亦甚微須是無私欲撓之則順發出來曰

且如此看又問安靜二字還有分別否曰作一字看難

步重問先王以至日閉關程傳謂陽之始生至微當安靜以養

之恐是十月純坤之卦陽已養於至靜之中至是方成體爾

曰非也養於既復之後又問復見天地之心曰要說得見字

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無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

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見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

天地之心散在萬物則不能見得如此端的雅

掩身事齋戒月令夏至冬至君子必掩身及此防未然此二句兼冬

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也絕彼柔道牽所以絕陰氣易始之初

問無祇悔祇字何訓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使得來別看來

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

也祇與只同問

先生舉易傳語難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般說話

好簡當敬

問上六迷復至干十年不克征何如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

善迷而不復自是無說所以無往而不凶九言三年十年三

歲皆是有箇象方說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無

說了確

无妄

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

謂無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筋前柳樹汁出淵

史記无妄作无望問若以為无望即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

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必大

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建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

說元亨利貞自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閣在

這裏難為斷殺他淵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

有卦後說底淵

往字說得不同淵

問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無邪何以不合正曰有人自是其心全無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變

因論易傳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鬻拳強諫之類是也或云王荆公亦然曰温公忠厚故稱荆公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行禮義不知未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一之有一小論稱荆公所以辦得盡行許多事緣李文靖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弊事所以激得荆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荆公此意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個

或問物與无妄衆說不同文蔚曰是各正性命之意先生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敵

或說无妄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許多爻象如此占着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瘳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無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决杯琰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杯琰又何嘗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說得道理儘好儘闊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在又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無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禍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天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個

問不耕獲不菑畚伊川說文詞與小象却不同如何曰便是曉
不得爻下說不耕而獲到小象又却說耕而不必求獲都不
相應某所以不敢如此說他爻辭分明說道不耕獲了自是
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為又曰看來无妄合是無望之義
不知孔子何故使此妄字如无妄之災无妄之疾都是沒巴
鼻恁地又曰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真正始得若此子
不正則行有眚眚即與災字同不是自家做得只有些子不
是他那裏便有災來問眚與災如何分曰也只一般尚書云
眚災肆赦春秋肆大眚眚似是過誤災便直是自外來又曰
此不可大段做道理看只就逐象上說見有此象便有此義
少間曰有一時築着磕着如今人問杯琖杯琖上豈曾有道
理自是有許多吉凶礪

不耕獲一句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獲耕而不獲耕而不必獲
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獲只見成領會他物事淵

問不耕獲不菑畚曰言不耕不獲不菑畚無所為於前無所
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以作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
耕而獲不菑畚不唯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
問无妄之災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
无妄之災言無故而自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遭
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又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
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
爻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無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
妄但亦有無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
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疑有不耕獲不菑畚之意曰此出史
記春申君傳正說李園事正其說無巴鼻而有一事正合无
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銖
不耕獲不菑畚如易傳所解則當言不耕而獲不菑畚而畚方可
又如云極言无妄之美我是要去義理上說故如此解易之六

爻只是占吉凶之詞至彖象方說義理六二在无妄之時居
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獲不菑畲是四事都不做謂雖事事
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史記无妄作無望是此意六三使
是无望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何與邑人事而邑人之災
如諺曰閉門屋裏坐禍從天上來是也此是占辭如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若庶人占得此爻只是利去見大人也然吉凶
以正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却無悔吝
故橫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正勝是也又如占得坤六二
爻頌是自已直方大方與爻辭相應便不習无不利若不直
方大却反凶也必大錄此下云如春秋時南蒯占得坤六五
則可不然必敗一段說得極好蓋南蒯所占
雖得吉爻然所為却不黃裳即是大凶○備
問不耕獲不菑畲未富之義曰此有不可曉然既不耕獲不菑
畲自是未富只是聖人說占得此爻雖是未富但利有攸往
耳雖是占爻然義理亦包在其中易傳中說未字多費辭備

大畜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淵
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淵

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為畜極而通
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無礙只
是滔滔去九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
為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子善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
則為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為陰所畜九三與
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先生因
言其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
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
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
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
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頓耳

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為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銖

何天之衢耳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

頤

頤頤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

淵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

問觀頤觀其所養作所養之道觀其自養作所以養生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申商則為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皆是也又問伊川把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何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

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

不曉程說是如何

學

頤卦最難看銖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養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已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又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為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銖曰音辯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兒則當為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

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告先生又曰六五居自咎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直卿因云顛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食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顛當為句拂經于立顛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顛雖與上為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已所以有拂顛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顛顛固與初為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于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顛之象慎言語節飲食廣

問伊川解下三爻養口體上三爻養德義如何曰看來下三爻是資人以爲養上三爻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

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疎也

人以養已養已所以養人也

學履○義剛錄云下三爻是資

願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恁他解必竟曉不得如何是施於下又如何是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六四顛顛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此爻不可

大過

問太過既棟橈是不好了又如何利有攸往曰看彖辭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

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耳也大抵彖傳解得卦辭直是分明

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反

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受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矣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紂且使其悔悟脩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

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因舉晉州蒲事云舊常不曉胡文定公意以問范伯達丈他亦不曉後來在都下見其孫伯逢問之渠云此處有意思是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說厲公雖有

罪但合當廢之可也而樂書中行偃弒之則不是然必竟厲公有罪故難說後必有曉此意者思

澤滅木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未是為大過又曰木雖為水浸而木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

小過是收斂入來底大過是也淵底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在淵問大過棟桡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曰是如此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桡乎下過涉滅頂不可咎也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說易中无咎有兩義如不節之嗟无咎王輔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將誰

咎至出門同人无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咎也此處恐不然又曰四陽居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文又如何是小過這兩卦曉不得今且只逐爻略曉得便也可占礪

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無譽亦不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銖

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變

坎

水流不盈纔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

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淵

坎水只是平不辨滿盈且滿出來淵

六三險且枕只是前後比是枕便如枕頭之枕礪

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

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

也又問六四舊讀樽酒簋句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

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六四近

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

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

不容由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

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

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又問上六徽纆二字云三股曰徽

兩股曰纆曰據釋文如此銖

樽酒簋做一句自是說文如此礪

問納約自牖曰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季
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淵

坎不盈祗既平氐字他無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
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于陰中必竟是
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厲

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
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履

離

離便是麗附著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
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著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著
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刺
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

治

離字不合單用離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類

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彌
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為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說繼世
重明之義不同同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
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恁地說只得且說未
詳無和詳議今

問明兩作離曰若做兩明則是有二箇日不可也故曰明兩作
離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明兩作如坎卦水洊至非以明兩
為句也明詩便是指日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
頭淵

明兩作離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謂兩作蓋
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問

收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又問九四突如其來如曰九四以剛迫柔故有突來之象焚死棄言無所用也離為火故有焚如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自當做一句曰說時亦少通但文勢恐不如此歸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有自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也辭焚死棄言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焚如是不戰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淵

焚如死如棄如自成一句恐不得如伊川之說礪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淵問郭冲晦以為離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天下之治莫大於得賢故憂之如此如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是否曰離六五陷於二剛之中故其憂如此只為孟子說得此二句便取以為說於上下爻不通所以有牽合之病解釋經義最怕如此謨同夫有嘉折首是句淵

國

